

源远流长的东莱文明

——平度旧志校注·上卷

吴绍田 等校注

源远流长的东莱文明

——平度旧志校注 · 上卷

吴绍田 等校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源远流长的东莱文明·平度旧志校注/吴绍田等校注.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9
ISBN 7-209-03734-9

I. 源... II. 吴... III. 平度市—地方志
IV. K295.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0964 号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政编码:250001)

<http://www.sd-book.com.cn>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730×980 毫米 16 开本 85 印张 4 插页 1620 千字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上下卷):220.00 元



平度旧志现存共五部，即康熙《平度州志》，道光《重修平度州志》，光绪《平度志要》，光绪《平度州乡土志》，民国《续平度县志》。其中《平度志要》和《平度州乡土志》是光绪年间的两部志稿，未正式刊印。本书根据编排需要将以上五部旧方志汇编为两卷。上卷：康熙《平度州志》，光绪《平度志要》，民国《续平度县志》；下卷：道光《重修平度州志》和光绪《平度州乡土志》。

关于平度与平度旧志

(代序)

(一)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何为“平度”的问题产生了兴趣。

世上的事就是这样,当你长期置身于一种熟悉的环境中,你就会对所处的环境淡然处之,正所谓熟视而无睹。而当你步入一种陌生的环境中,你又会觉得一切都是那么新鲜,什么都想去问个究竟。“平度”自西汉至今已有千余年历史,但当我们问及许多土生土长的平度人何为“平度”时,得到的答案往往是一脸的困惑。于是我想,平度人不问何为“平度”,与我作为一个外地人非要去触摸这片土地久远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同一问何为“平度”,大概是出于同缘的,是人的心理使然。

何为“平度”?迄今为止,并没有一个比较权威一点或者一种能够代表“主流”的回答。一般说来,古时地方取名,或托物,或言志,而平度周围,既没有冠以此称谓的山,也没有得此称谓的水,显然不属于前者。那么“言志”究竟言何之志?道光年间,在任知州保忠,在为《重修平度州志》作序时云:“平度,汉时县名也,《通志》引《说苑》闾丘先生对齐宣王‘愿选良吏平法度,臣得寿矣’之言,谓义盖取此;时籍所不载,特臆说耳。”这里,论者先提出问题,后又予以否定,于是,有人据此提出了另一种解释,即:“平安度日”说。并认为,自春秋、战国、秦楚,直到汉初的几百年间,诸侯纷争,战祸连绵,赋税徭役沉重,黎民百姓苦难深重。汉平定天下后,迅速建立起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让人们过上平安幸福的生活,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平度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所置,以“平安度日”之念而取名“平度”是取之有据的。

应该说,“平安度日”说,为我们正确解读“平度”,开辟了新的蹊径,可谓一家之言。但问题至此,我总觉得还有进一步讨论之必要,哪怕是能够给人们提供一个可供批判的“靶子”。我认为,包括“平安度日”说在内的众多“解读”中都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平度”这一称谓的冠名权归属问题。是此时的当政者,还是黎民百姓?这实际上是一个“言谁之志”的问题。言黎民百姓之志,“平

安度日”说是可能成立的，而言当政者之志，“平安度日”说就要大打折扣。我们是可以想得出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冠名权”该属谁，“言谁之志”这样的问题的。很显然，“平度”称谓的冠名权在当政者，言志只能言当政者之志。如果我们对此问题没有一个客观清楚的认识，恐怕问题一开始就要误入歧途。为了问题的讨论，我们不妨再提出《道光志》序中所讲到的故事。西汉末年，大学者刘向在《说苑》一书中，讲述了齐宣王请间丘为相的故事。大意是：齐宣王外出到社山打猎，社山父老 13 人一齐来慰劳齐宣王。齐宣王高兴之余免除了他们的租税徭役，父老们都拜谢，只有间丘先生不拜谢。齐宣王不悦，并责问间丘：“难道我有什么过错吗？”间丘说，因为听说大王要来巡游，所以来慰劳大王。希望从大王这里得到长寿，得到富裕和显贵。齐宣王说，人的生死有一定时间，不是我能给予的，我无法使先生长寿；粮仓虽然充实，是用来防备灾害的，无法使先生富裕；大官没有缺额，小官又太低贱，无法使先生显贵。间丘回答说，这些不是我所乞求的。我只希望大王挑选优秀的富家子弟中有品德修养的人做官吏，使法令制度公平。这样，我就可以稍微多活几年了；一年四季，按时赈济百姓，而不烦扰百姓，这样，我就可以稍微得到富足了；希望大王发出命令，让年轻的尊敬年长的，年长的尊敬年老的，这样，我就可以稍微获得显贵了。现在大王赐我田地不交租，我们深感幸运，但这样仓库就将空虚了；赐我们不服徭役，但这样官府就没人供役使了。这些当然不是我所敢希望的事。齐宣王听后非常高兴，当即表示请间丘为国相。此故事作为一段佳话，曾被《高士传》、《金楼子·杂记下》等多部著作所引用，亦被民间所传颂。可以说，间丘先生的思想和智慧曾启迪了以后众多的当政者，而不管这些当政者在其施政实践中，是否能够做到，他们都把“精选良吏，平其法度”作为自己施政的抱负来昭示于世人。即使有的无意践行，他们也要以此作为其“言志”的上好材料大加宣扬。我想，平度建置于西汉，离齐宣王的时代不过相差 160 多年，那些掌握着“冠名权”的当政者们为了言其之志，选择了“平度”为县名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平其法度”的思想并非为间丘所独创，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早在公元 219 年，传为李斯书丹的《琅琊刻石》一开头即有“端平法度，万物之起”之说。至于平度的初始当政者，究竟是受惠于李斯，还是得益于间丘，我们不得而知，但“平度”，取其“平其法度”之意，这应该是我们所深信不疑的。

再从词义看。《说文解字》今注称，平，平舒也。或曰：“秤”从平而读为“称”，以此知古文“平”字像天平形。引申为“均等”“平坦”“安舒”等义。度，指量长短的标准，《汉书·律历志》释：“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长短也”。其引申义，作为名词，比作社会行为标准，就是制度、法度的意思。《说文解字》则直接释为：“度，法制也”。由上可以看出，平度，从其本身的词意来看，即为“平其法度”、“端平法度”的意思。而据《辞源》引《文选》汉班叔皮（彪）《北征赋》，则有“夫何阴

噎之不阳兮，嗟久失其平度”句，这里的平度，释为正常的准则之意，与上解释，相差无几。

总之，平度，即取“平其法度”、“端平法度”之意，无论是与词的本义，还是与其中个中就理，都是比较贴切的。而“平安度日”说，相比之下，却显得过于直了一点，过于“现代”了一点。

(二)

方志是记述一定地域的自然和社会、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性著述。早在秦汉时已正式产生，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充实，到隋唐时形成雏形，并在赵宋完成定形，明代进入兴盛时期。据考，平度方志的编修即始于此。

有研究称，自明至新中国成立，平度共编修志书七部，其中四部刊印成书，另有编定而未刊印出版的手稿本三种。即：明朝的嘉靖刻本、清朝的康熙刻本、嘉庆手稿本、道光刻本、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和三十年（公元1904年）的手稿本，以及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的铅印本。

另有研究证明，明朝还有嘉靖前和万历年间两部《平度州志》存世。嘉靖前《平度州志》是根据明正德年间平度举人官一夔在明嘉靖《平度州志》所作序言中有关“旧志所断烂，仅有十无二三”的叙述推断得出；而又据道光《平度州志·述置》所述：“康熙时初定会典，多仍明旧，而‘旧志’（按，指‘康熙志’）又因万历时旧本”，可知又曾有万历《平度州志》存世。按此之说，明时平度当有三部州志，即嘉靖前《平度州志》、嘉靖《平度州志》、万历《平度州志》，平度当有历版旧志九部。但可惜的是，明朝三部志均已绝迹，为人们留下莫大遗憾。

清朝至民国六部志，清朝嘉庆手稿本已经不存；两部光绪手稿本上世纪80年代才被发掘出来，已有了少量油印本传世；至此，平度现存旧志共有5部。道光《平度州志》和民国《续平度县志》是两部现存数量最多的印本；康熙《平度州志》则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刻印本，今知北京、山东、青岛、平度等10余家图书馆均有收藏，上海图书馆还藏有抄本1部。

平度历版州（县）志情况如下：

嘉靖前《平度州志》。编纂者不详，早佚。

嘉靖《平度州志》。嘉靖十五年（1536年）编修。该志为平度知州郭维渊，聘用举人官一夔主持编修，他在为志书作序中曰：“正德丙子〔正德十一年（1516年）〕，郡守上谷孙公器之，搜访选编授夔，志将成孙公以移守去，予藏之家。逮今二十余年所，今守河间静庵郭公下车，论及是编，慨然曰‘是固吾之责’，乃为之考究，裒辑品汇类为24条”。该志刻印原版已无查考，清康熙志附录了明嘉靖州志总纂官一夔的序文。序文较系统地叙述了嘉靖州志的编修过程和分类的条目，这是平度最早一部有文字记载且记述较为详细的方志。

万历《平度州志》。明万历年间纂修，纂者不详，早佚。

康熙《平度州志》。康熙五年(1666年)编修刻印。该志由平度知州李世昌主持编修，志首置有李世昌和莱州知府张应瑞的两篇序文，并绘有星野图、平度州境图、州治图、大泽山图、胶莱河总图。该志为通纪平目体，分为：疆域、沿革、官职、人物、科贡、艺文等12卷50余目。记载了自先秦至清初，各个历史时期的地理沿革、政教风俗等方面的史料，收集了历代名人的诗词文章150余篇。康熙《平度州志》自出版流传二百余年后，至清末已基本绝迹于平度。

嘉庆《平度志稿》。清嘉庆年间编修成稿，已佚。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平度知州保忠《重修平度州志·序》曰：“嘉庆时李君本敬续草十余卷，文颇繁富”。该志由恩贡出身的平度人李本敬编修，志稿形成后未能付梓刊印，但大部分史料被以后修《道光志》所采用。

道光《重修平度州志》。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编修刊印出版。该志由平度知州保忠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聘请直隶候补知县掖县人李图主编，在清康熙《平度州志》和嘉庆《平度志稿》的基础上，增删取舍，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完成初稿，直到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方由署理知州邹崇孟主持刻印成书，定名为《重修平度州志》。志首置有保忠、邹崇孟的两篇手书刻印序文和新任知州吴慈的短序，并绘制了州境开方总图、城池图、关厢图、州治图、学宫图和掖平招莱四界岭疆域图、平度八景图、胶莱河水道海运等图。该志为通纪平目体，分为：沿革、职官、选举、封赠、山川、建置、物产、风俗、赋役、学校、典礼、兵防、艺文、人物、名胜、古迹、侨寓外徙、金石、大事记等27卷50目。此志修于清代修志盛行之际，已有许多范本可鉴。加之有康熙《平度州志》和李本敬《平度志稿》做底本，搜集资料较广泛，考订亦有功力。所以，总的看来，这是平度现存五部志中比较完备的一部旧志。

光绪《平度志要》。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编修成稿。该《志要》由平度知州陈尔延聘请举人出身的王崧翰编纂，是“奉省令”为开局重修《山东通志》提供史料而编修的。《平度志要》按省规定平目分为：沿革、田赋、职官、学校、礼仪、兵制、水利、人物、古迹、艺文、杂记等12条，记载了道光《重修平度州志》以后四十多年间，平度发生的重大事件，成稿后未能及时付梓刊印，原存志稿仅为手抄孤本。

光绪《平度州乡土志》。光绪三十四年(1905年)编纂成稿。该志由知平度州事张世卿(始为曹倜，因定稿时，曹已调走，故改署继任者张世卿之名)聘任县举人王崧翰、于莲纂修。志目分篇为：历史、政绩、耆旧、民族、实业等15卷15目，记述了平度的历史地理、乡贤名宦、风俗人情等内容。《平度州乡土志》上距《平度志要》仅隔11年，因此大部分史料与《平度志要》相同，但所载光绪十九年后的大事记和物产、户口、商务、宗教等内容都有新的创立。《平度州乡土志》修成后未能付梓，留存的志稿亦大部分损毁，仅存的手抄孤本，1981年曾校

点油印过。

民国《续平度县志》。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编修刊印。1934年奉省令编修县志,随后成立以县长丁世平为督修的续修县志编委会和由平度举人尚庆翰任总纂的修志机构。志首置有行政专员张骥伍、时任县长刁承襄、总纂尚庆翰等四篇序文和平度县电话线路图、县境经纬度、冬夏至昼夜时刻表、纪要等。该志为断代纲目体,篇目设置分类为:疆域、政治、人物、民社、艺文等五志12卷,纲下设38目,记述了自清末60年间,平度的自然地理、政治经济等发展脉络。《续平度县志》史料较多地采用了清末《平度志要》和《平度州乡土志》两部未刊印的志稿材料。

从现存的五部州(县)志编撰的特点看,由于编撰者身份不同,学识眼光各异,对志的性质、源流、体例、作用、编撰方法等各有看法,故修成志书的体例和风格各存异同,因而表现为不同的类型和流别。从类别上看,康熙《平度州志》、道光《重修平度州志》、民国《续平度县志》当属尚繁型,三部志对疆域、沿革、山川、述置、城镇、乡里、物产、财赋、户口、兵事、民情、风俗、人物、艺文、名胜、古迹、异闻、琐事等内容,纤细毕举,无所不载。字数少者,康熙《平度州志》也有12卷50余目9万余字,道光《重修平度州志》多达27卷50目36万余字。而光绪《平度志要》和光绪《平度州乡土志》应属尚简型无疑。尽管在条目编排上,少者也有十几个,但一部乡土志,通篇只有3万余字,无论如何是不能归到“繁”的里面去的。从编撰流派看,康熙《平度州志》、道光《重修平度州志》、民国《续平度县志》尽管在其体例的设计安排上,似受地理派的影响,在地理、述置、沿革、山川等方面有“着重”、“突出”之感,但总体看来,当为历史派。在体例上,康熙《平度州志》、道光《重修平度州志》,为通纪平目体,而民国《续平度县志》则为断代纲目体;在内容上,也比较全面,体现了“官守、人物,则定郡之特以重轻安纪者,尤为志之总要”的精神,对职官、人物的记述颇费笔墨。在笔法上,强调志属信史,“不得以一人私怒而掩其实”、“不得以一人私喜而奖其进”。有时还善恶并载,意寓劝惩。光绪《平度志要》和光绪《平度州乡土志》则是地地道道的实用派杰作。实用派介于历史派、地理派之间,倡导从资治、教化的角度出发编撰志书,强调修志,重在实用。《平度志要》,顾名思义,志其要者,就是为了实用。而《平度州乡土志》刊于1905年,系清末特定时代的产物。中日甲午战争后,我国国势更加衰微,民族危机加剧,清廷面对“瓜分豆剖,祸在燃眉”的局面,不得不进行一些改革。光绪二十四年、二十七年,清廷分别下诏各省督抚,废科举,将书院改为学堂,成立蒙学教养堂,编纂乡土志正是清廷为挽救政权危机,加强基础教育和培育儿童,树立爱乡土进而爱国、忠君思想所采取的一项改革举措。《平度州乡土志》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是专为初等小学堂的爱国、忠君教育提供的一部乡土教材。但乡土志的编撰者,不懂得近代教科书是何物,他们仍因循传统思维,借用自己所熟悉的地方志的一些编撰方法来编乡土志,这使《乡土志》作为教

材的实用功能而大打折扣。

当然,我们尽管对旧志作了一些类别与流派方面的归理与分析,但无论哪种类型、哪个流派,都拥有其“实用”的内核,如果舍此,恐怕也就舍去了问题讨论的主体,“志”便不会存在。这里的前提是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其实,就其普遍性来说,“资治、教化、存史”,这大概是对旧志价值与功能的基本概括,有人将旧志对旧时统治者的用处^①,概括为十个方面:(1)巨细无遗,以为国史要删;(2)周知利害,以立一代纲纪;(3)详审山川,以决攻守之略;(4)备载方物,以筹国计民生;(5)登列丁亩,以定一方赋税;(6)博采风情,以利因地制宜;(7)考核典章,以知政治兴坏;(8)著录政绩,以察官吏贤否;(9)彰善瘅恶,以裨社会风教;(10)广征诗文,以见文化升降。从现实意义上说,旧志是我市历史文化遗产中的一个宝库,对于我们开展民俗学研究、历史地理研究、明清以来社会经济研究、古代农业生产发展研究、自然灾害研究,以及开展教育史的研究,都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它也是我们研究市情的指南、经济建设的参考、学术研究的可靠资料、宣传教育的生动教材、对外交流的媒介。它的作用是其他方面所无可替代的。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由于修志者的学识、经历、史德以及完稿时间各不相同,因而,今天每部志能够给予人们的东西(包括感观方面的)是不一样的。同时,问题是客观的,或多或少总有些遗憾,有的甚至编排错误,不成体例;张冠李戴,颠倒了是非。而由于受历史的局限,在现存的所有5部志中,对经济史料、科技史料的重视普遍显得不够,以至屡屡出现了像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摊丁入地亩”这样的重大经济改革事件,都未被以后的道光志所收录,甚至连半个具体数字都未能留下的现象。这些只有靠读者在阅读中自己去仔细品味体察了。

(三)

话至此,似乎应该打住了,但我总觉得还有话要说:平度现存旧志目前发现只有5部,而平度历史上的旧志究竟有几部?如果说,确实像我们分析的那样,至少有9部的话,那么,是何种原因导致旧志的大量佚失?换句话说,其他旧志因何原因,到何处去了?有了以上的疑问,于是,又有了以下的一些文字。

平度始于西汉,嗣后沿革不常,名称非一,至明时才复名平度,定为州。由此而推断,在明之前,平度有志的可能性极少。

研究表明^②,中国地方志书发展到明代进入了兴盛时期,从洪武至崇祯(建

① 巴兆祥:《方志学新论》,学林出版社,第35页。

② 巴兆祥:《方志学新论》,学林出版社,第70页。

文除外),从内地到边远地区皆有志书问世。除少数地区仅编修一次外,大多数次编纂。尤其政治地位重要、经济文化发达、历史悠久之地,志事更为频繁,每每十年或数十年一修,出现了连续编修,代代相传的盛况。如果按照这一推断,平度有明一代修成的志书,当不在三部以内。但如果我们硬要把它界定为三部以外,又明显缺少事实根据。我们可以想像,由于各种原因,使志书散佚殆尽,但志佚失,佚志的序跋,在清志、民国志的“前志原委”、“艺文志”、“旧志”、“序录”中可以找到或有著录。而据此目前我们能够得出结论的,只能是三部。除此,目前还缺少有力的证据。

那么,旧志为什么会大量佚失呢?究其原因,不外乎自然和人为两个方面,具体有以下几点:

其一,“水、火、虫”损坏。“水、火、虫”一向被称为书籍之“三厄”,也给旧志带来灾害。据史载,平度旧时水灾频仍,因“河涨冲圯”而造成“文献散佚”当在情理之中。而因旧志收藏相对集中的特点,又会由于火灾的发生,使旧志一朝俱尽。至于旧志因收藏者管理不善,为虫蛀而毁,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明人王佐在论方志时曾称:“国朝旧志亦多蠹落”。

其二,战乱使旧志遭毁灭性破坏,这是旧志亡佚的主要原因。有研究称^①,在明末、清、民国方志中,每有“明志毁于兵燹,无由得览;”“兵火焚劫,无论典籍图志,荡毁无存,即藏书旧家亦尽付灰烬”之类的记载。明朝宣德后,国势转衰,明中叶,“边郡多故,旧籍遂以放失”,边地志书因而散佚。而明末农民战争,清初开国战争波及面更广,史称“甲申之乱,古今图籍书史一大劫也”。到近代,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到处烧杀掳掠,更使旧志遭受灭顶之灾。

其三,明清统治者禁毁。明、清两代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压制一切有损统治者利益的言行。因此,旧志内“有词义违碍者”,会被陆续查出,“分次奏缴销毁”。平度旧志当无例外。

其四,建国后,“文化大革命”的人为损坏。旧志作为“四旧”,当然被列为焚烧之列。这使得已经躲过许多劫难的部分旧志最终未能幸免于“难”。平度著名老中医刘敏先生曾回忆说,在其家珍藏图书中,就有一部“万历平度志”,于公元1966年“文革”开始时被毁。

其五,修志者和阅志者喜新厌旧。“新志甫成,旧志遂废”。旧时,一些修志者每想胜过前人,对旧志恒多抨击,这样相率厌弃旧志。新志所载必增前志,且新志易得,旧志难求,查阅者多取新弃旧。为此,旧志久不为人所用,而逐渐失传。

其六,因财力所限等原因,旧志未能锓梓,稿本、抄本不易流传,也就难逃散

^① 巴兆祥:《方志学新论》,学林出版社,第70~80页。

佚之灾。至于一些笔削未公，质量不高的志书，常为人所厌弃，当然也就难以久存了。

洋洋数言，不知所云。代为序。

吴绍田

2005年2月12日于畦园灯下

《平度旧志校注》凡例

1. 平度现存旧志共五部，即康熙《平度州志》、道光《重修平度州志》、光绪《平度志要》、光绪《平度州乡土志》、民国《续平度县志》。其中《平度志要》和《平度州乡土志》是光绪年间的两部志稿，未正式刊印。本书根据编排需要将以上五部旧方志汇编为两卷。上卷：康熙《平度州志》、光绪《平度志要》、民国《续平度县志》；下卷：道光《重修平度州志》和光绪《平度州乡土志》。

2. 上卷之前有总序。由吴绍田先生撰写的《平度与平度旧志》代为总序，探究平度名称由来，综合介绍方志学及平度历代旧志内容、编纂及流传情况，便于读者整体把握全书。

3. 每部志书的前面另有一篇介绍文章，详细评价该书的成书过程、志书质量、流传情况及历史作用，以便于读者检索和摘取资料。

4. 本书将旧志竖排版改由今通用规范简体字横排，并标点分段，将古代文式改为现代文式格式，以便于读者阅读。

5. 根据《二十四史》校点本的做法和古籍校点的惯例，衍文、脱文、错字、别字、倒文分别作如下处理：

(1) 凡原文中的衍文，用小括号标出，用小一号字排印，以示删除。如《康熙志》卷三《古迹》记“胶水废县”：

“在州城内。汉为胶东国，领八县：即墨、昌武、下密、壮武、郁秩、挺、观阳郡。”

此段文中，“观阳”为县，“郡”字是衍文，处理如下：

“在州城内。汉为胶东国，领八县：即墨、昌武、下密、壮武、郁秩、挺、观阳_(*)。”

(2) 原文中的脱文，增补之后用中括号标出，以便于识别。如《康熙志·艺文》龙文明《大泽山记》：

“其旁为‘望台’，此地望北山莲峰，如初放菡萏。”

此“望台”应为“望莲台”。处理如下：

“其旁为‘望[莲]台’，此地望北山莲峰，如初放菡萏。”

(3) 原文中的错字、别字，先用小括号标出，并用小一号字排印，以示删除，改正后的字放在后面，用中括号标出。如《康熙志·艺文》秦元似诗：

“荧煌逼宵汉，疑是继张骞。”

据大泽山该诗刻石可知，“宵”字本应是“星”字，修改为：

“荧煌通(宵)[星]汉，疑是继张骞。”

(4)原文中的倒文，先将前一字用小括号标出，并用小一号字排印，以示删除，再在下一字后面用中括号标出。

6. 凡原文中通假字或异体字，尽量保留原字，在注文中注明某字通某字或某字同某字，如“蚤”通“早”，“禽”同“擒”等，但有些常用的通假字，如语气助词“与”通“欤”，直接改易为“欤”，不再一一注明；凡避讳字，也尽量保留原字，在注文中注明，但为避清朝皇帝名讳而出现的缺笔字则一律用正体；原文中个别字如用今字容易产生歧解时，仍使用原字；现在早已不用了的古体字，直接改为规范简化字，不再一一注明。

7. 凡原文中与史实不符，或因叙述模糊、文字艰涩等问题使读者难以理解的，均在本页的正文下部用小字号加以注释。

8. 凡原文中漫漶不清的部分用□代替，每□代表一个汉字。

9. 凡旧志中的图考、乐谱、中药名称等内容，为保留原貌，一律按原图文扫描，不再更易简化字。

目 录(上卷)

●康熙《平度州志》	1
关于平度与平度旧志(代序)	1
《平度旧志校注》凡例	1
康熙《平度州志》校注概述	2
《平度州志》序	4
《平度州志》序	6
凡例	8
图考	9
星野图	9
州境图	10
州治图	12
大泽山图	14
胶莱河总图之一	16
胶莱河总图之二	18
平度州志·卷之一	20
沿革	20
星野	20
形势	21
疆域	21
山川	22
城池 _{附关防}	24
风俗	25
帝述	25
封建 _{附建封}	25
公署	26

学校	<small>附学田 财产</small>	27
乡社	<small>附镇店</small>	29
市利		30
平度州志·卷之二		31
田赋	<small>附户口</small>	31
职官		32
平度州志·卷之三		48
名宦		48
乡贤		50
物产		52
驿传		52
古迹		53
坊表		54
桥梁		55
平度州志·卷之四		57
人物		57
科贡		61
[荐举]		61
平度州志·卷之五		75
褒封	<small>附荫子</small>	75
流寓		76
忠孝	<small>附节义</small>	77
列女		78
平度州志·卷之六		82
祀典	<small>附庙宇</small>	82
陵墓		83
寺观	<small>附仙释 隐逸</small>	84

灾祥	86
平度州志·卷之七·艺文	88
王言	88
书	88
诗歌	90
平度州志·卷之八·艺文	99
州中八景诗	99
平度州志·卷之九·艺文	113
诗歌	113
词赋	119
谣	120
赞	121
铭	121
平度州志·卷之十·艺文	125
传	125
墓铭	129
墓表	131
平度州志·卷之十一·艺文	133
记	133
平度州志·卷之十二·艺文	145
记	145
序 <small>附《胶莱河舆论》并全图</small>	153
校后小记	177
●光绪《平度志要》	178
光绪《平度志要》校注概述	180
《平度志要》序	182
沿革	183